



文斷

目錄

總論作文法

雜評諸家文

評諸經

評諸子

評諸史

評唐文人文

評韓文

評柳文

評韓柳文

評宋文人文

評歐文

評曾文

評王文

評三蘇文

評韓柳歐曾蘇王六家文

援引諸書

文章精義

緯文瑣語

捫蝨新話

容齋隨筆

宋景

雲麓漫鈔

石林過庭錄

步里閑談

觀堂志林

呂氏童蒙訓

賓退錄

水心習學記

遜齋閑覽

邵氏聞見錄

墨莊漫論

侯鯖論

魏文帝文

薛元法文

鄒道鄉文

安子順文

李朴文

楊誠齋集

劉子澄文

吳天澤文

穀梁傳序

唐書

湖陰殘語

鶴林玉露

三蘇文集

張文潛集

黃山谷集

朱文公集

林艾軒文

李方叔文

晏元獻集

白志宏文

曾南豐集

兩漢書

名士優劣傳

金石菴揮塵錄

春渚紀聞

歐陽文忠公集

陳同父集

李德裕集

唐子西集

劉夢得集

徐仲章文

李泰伯集

陸象山集

文中子

李肇國史補

陸士衡集

皮日休集

沈隱侯文

吳處厚文

麗澤文說

文則

節孝先生語錄

小畜文集

冷齋夜話

倪正父文

潘蒼厓金石例

野處洪公文

史通

裴度文

鳴道集

文心雕龍

祖瑩文

蒲氏謬齋語錄

文話

脩辭鑑衡

皇朝類苑

元城先生語錄

洪平齋文

黃氏日抄

呂東萊文集

劉賓客集

顏之推家訓

李石文

杜牧之集

珊瑚鈞詩話

墨客揮犀

宋子京筆記

宋景文雜志

張橫浦集

潛溪詩眼

夏文莊文

邵氏後錄

真西山集

胡致堂集

彭城王文

冊府元龜

四六談塵

李充文

錢翊文

謝疊山文

柳敬叔文

妙絕古今

文章正宗

困學紀聞

元遺山自警

歸田錄

宋文粹

韓昌黎集

柳河東集

凡例

一 是書之編大槩依放文話及文章精義脩辭鑑衡金石例文筌文則等書但文話太繁精義無次鑑衡詳於詩法金石例詳於金石之文文則文筌本為作文而設似難盡采今門類視文話為簡鑑衡精義各歸其類文則文筌間取之此三書當與是編並觀不可以此廢彼

一 是書之編題曰文斷非謂決斷文章之法特取古今

人之論有關於經史子集及所言作文之法者萃為

此編若曰古人文章中嘗所決斷者爾

一 是書之編雜取諸家之說隨所得以為先後不復別

其世代遠近人品高下

一 是書之編凡一書中采取者不一則於前者詳書其

名於後則略之如前云文章精義後止云精義前云

呂氏童蒙訓後止云童蒙訓前云容齋隨筆後止云

容齋之類

一 是書之編所采者或其書本引它人之說今仍之所

以不沒其實也

一 是書之編既分諸類所引者各從所重編入或所引

有關他類者今或互載有不盡者當互觀之

一 是書之編凡言唐人文宋人文者專指唐宋諸雜家
韓柳歐王蘇六先生不與焉猶言唐詩而李杜二家
不列也

一 是書之編雖為作文而設然文以理為主今特於宋
文人類中首陳周程張朱明理之言以示作文者有
所歸宿云

一 是書之編各類中或有議論不同取予不一今兩存
之以俟觀者自擇焉

一 是書之編所采頗廣後有所得當續成之幸毋鄙其
踈略

文斷不知何人編傳之吳厚伯御史謂為乃祖
思庵先生所藏郡齋新刊書學會編已訖工敬
捐官俸并繡諸梓云華亭黃瑜志

文斷

總論作文法

李氏藏

張文潛誨人作文以理為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于諸
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寓理之具也故學文
之道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
夫決水於江淮河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底
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連鼓為濤波激之
為風颺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鼈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
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
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
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
瀆而求水之奇此未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反覆咀
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

捫蝨新話云文章不使事最難使事多亦最難不使事難於立意使事多難於遣辭能立意者未必能造語能遣辭者未必能免俗大抵為文者多知難者少

又云文章難工而觀人文章亦自難識知梵志翻著機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可以觀人文章

又云為文章要知常山蛇勢

陳同父論作文法云作文之法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至於使事而不為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它事來影帶出題意非直使本事也薛元法云作文用奇句奇字如飲食用料物若傷多則醜澁不可向口

緯文瑣語云學文須當以叙事為先議論次之蓋叙事者未

有不能議論議論雖高叙事或不稱古人文字可見

又云編中不可有冗章章中不可有冗句句中不可有冗字

又云一編不離一字一字不離一編蓋一即含多多即入一

又云凡作文不可令其中有齟齬處才有齟齬一秋毫即一

秋毫皆壞了

山谷云凡作賦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為師略依放其步

驟乃有古風

文章精義云文字須要數行整齊處數行不整齊處意對處

文却不必對文不必對處意著對

又云做大文字須放胸襟如太虛始得太虛何心哉清軒之

氣旋轉乎外而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悴禽獸昆虫之飛躍

游乎重濁查滓之中而莫覺其所以然之故人放得此心廓

然與太虛相似則宜把筆為文凡世之治亂人之善惡事之

是非某事合如何書某字合如何下某段當先某段當後如
妍媸在鑑如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進而至於聖經
之文可也今人作文動輒先立主意如經賦論策不知私意
偏見不足以包盡天下之道理主意有所不通則又勉強求
以自申其說若是者皆時文之陋習可不戒哉
又云學文切不可學恠句且須明白正大務要十句百句只
作一句貫串意脉說得通處儘管說去說得反覆竭處自然
住所謂行乎其當行止乎其所以不得不止真作文之大法
也

又云古人規模間架聲響節奏皆可學惟妙處不可學辟如
幻師塑土木偶耳目口鼻儼然似人而其中無精神魂魄不
能活動豈人也哉此須是讀書時一心兩眼痛下工夫務要
得他好處則一旦臨文惟我開闔一莖草可化文六金身此

自得之字難以筆舌傳也

又云文章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不難於曲而難於直不難於
細而難於麤不難於華而難於質

后山詩話云凡為文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麤毋弱寧僻毋
俗

魏文帝云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為衛

李德裕云文章要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

歐陽文忠公云學者要多讀書多持論多著述

又云做多看多商量多

蘇文定公云班固諸序可為作文法式

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言止而意不止尤
為極至如禮記左氏傳可見

又云讀莊子令人意思寬大敢作讀左傳使人法度不敢容

易此二書不可偏廢

鄒道卿云寫真在精神叙事在氣象韓信傳將軍乃肖臨臣之類

又云為文須先求是然後求奇

朱文公云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

所作時左右逢原

容齋隨筆云李習之荅朱載言書論文最為明白周盡云六

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

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山有岱華崧恒焉其同者

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濟淮江河焉其同者出

原到海也其曲直淺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

其尚異者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敘意苟

通而已溺於時者曰文章必當對病於時者曰文章不當對

愛難者曰宜深不當易愛易者曰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有所偏

亦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而辭句怪麗者有

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而詞章不能

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說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

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非對

也講閑既多受侮不少非不對也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竟彼桑柔其下侯旬將來其劉非易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非難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與老

聃列莊至于劉向揚雄皆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

故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其論於文

者如此後之學者宜志之

蘇文定公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

每句如珠圓又云凡為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

編文瑣語云雜叙事猶易若模寫山川形勢曲折則已為難若至於論次郊廟禮儀登降曲折此又難中之難學者苟不致意於此終不能盡文章妙處

又云為文當要轉常為奇迴俗入雅縱橫出沒圓融無滯乃可與言遠到

又云作文須要血脉貫穿造語用事妥帖前世號能文者無不知此今學者往往恃才不復措意文章先須立體體既已立其中鋪叙要知起止更識先後方可

又云文章中各有意思語言不可窄狹又如造屋須得間架均平乃善不可一多一寡一寬一促

東坡云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史錯賈誼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

又云作文須熟讀檀弓大為妙論

朱文公云古賦須熟讀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入本朝來騷學殆絕秦黃是張之徒不足道也

墨客揮犀云文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

陸士衡云詩緣情而侈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而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頌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閒雅說煒燁而譎詭其會意也尚巧其造辭也貴妍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効績

柳子厚云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作者也道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作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者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咏歌商周之風雅其要出於麗則

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誦誦者也

裴度云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磔裂章句
隳廢聲韻也

劉賓客云其辭欲約而味齋然以長氣為幹文為支

頽之推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
論議生於易者也歌咏賦誦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
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數暢仁
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不可暫無

又云凡為文章猶乘騏驎雖有逸氣當以街策制之勿使流
辭執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為心骨氣調為筋骨
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
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
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遠但務去泰甚

耳

沈隱侯云文章當後三易易見事易識字易讀誦也

文心雕龍云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贊頌歌詩則羽儀乎
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軌範於覈要箴
銘碑誌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功豔此脩體而
成勢隨變而立功者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辟五色之錦
各以本采為地矣

又云文章必學能任天才故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
才餒才富而學貧學貧者連遭於事誼才餒者助勞於辭情
此內外之殊分也

杜牧之云雲煙渺緜不足為其態也求之迢迢不足為其情
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
冢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侈殿梗

莽丘壟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鰲吸鯨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

又云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采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彊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使如鳥隨鳳魚隨龍師眾隨湯武騰天湧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辭彩句繞前捧後是言多而理愈亂如入門闐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

東坡云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

吳處厚云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者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

東坡云凡人做文字須是筆頭上輓得數百斤起故歐公云興來筆力千鈞重

祖瑩嘗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魏文章典論云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而能同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強而致辟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珊瑚鈞詩話云予近作視客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采撫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正言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寓之比興謂之騷感傷

事物托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後古刺
今箴戒得失謂之箴荷迂抑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鍾徒歌
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序而推之謂
之引聲音雜比高下長短謂之曲吁嗟嘒歌悲憂深思謂之
吟吟咏情性合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淡謂之古
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體也帝王之言出法
度以制文者謂之制絲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者謂之詔制
與詔同詔即制也道其常而作彛憲者謂之典陳其謀而成
嘉猷者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者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者
謂之誥即師衆而誓之者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謂之命
出於上者謂之教行於下者謂之令持而戒之者勅也言而
諭之者宣也詒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其倫而
辨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辯也
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書者
讚其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者也序者
緒而陳者也碑者披列事功而載之金石也碣者揭其操而
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諸鬼神也誌者識其行箴
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諭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
遠使之周知也表者布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箴者脩儲
后之問伸宮闈之儀也簡者質言之而略也啓者文言之而
詳也狀者言之公上也牒者用之官府也捷書不緘插羽而
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
經緯以相承者總謂文也此文之異名客有問古今體制之
不一者勞於應答乃著之篇以示焉

麗澤文說云文有三等上焉箴鋒不露讀之自有滋味中焉
步驟馳騁飛沙走石下焉用事庸常專事造語

蒲氏漫齋語錄云凡為文須有主客然後成文字如今作文須是先立已意然後以故事佐吾說方可

宋子京筆記云文章必自名家然後可傳不朽體規畫圓準矩作方終為人之臣僕古人幾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朝

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震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為文之要

歐公云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搏節使簡重嚴正或時放肆以自舒勿為一體則盡善矣

麗澤文說云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辟如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者悅聞如川流迅

激必有洄湫逶迤觀者不厭又云看文字須要看它過換及過接處作文章須要曲折斡旋

又云文字不必多用事只用意便得

又云文字一意貴在段數多

東坡云凡文章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采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極也

節孝先生云某少讀貨殖傳見所謂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遂悟為學法蓋為學能知人所不能知為文能用人所不能用斯為善矣

麗澤文說云凡作文他人所詳者我略他人所略者我詳若用言語必不得已只與點過

潘蒼厓金右例云立本論前說備矣本者既立必學問充就然後識見造詣凡見之議論言語皆正大純粹如冠冕珮

玉入宗廟中人自起敬學力既到體製亦不可不知如記銘贊頌序跋各有其體不知其體則辟喻人無容雖有實行識

贊頌序跋各有其體不知其體則辟喻人無容雖有實行識

者幾人哉體製既熟一篇之中起頭結尾繳換曲折轉折反
覆難應關瑣細目血脉其妙不可以盡言要須自得於古人
韓文公上李侍郎書云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岳明之為日
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谷尉逢
生書云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
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上于頓相公書云變化若雷霆浩
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凡皆形容文章之妙公
實胸中之自得者

金石例云韓子答李翊書劉正夫書答陳商書與馮宿論文
書柳子答韓中立書與友人論文書指作文法度書見各集
洪平齋云古今萃於胸中造化運於筆下多讀多做兩盡為
勝

夏文莊云美辭施於頌贊明文布於箋奏詔誥語重而體宏

歌咏言近而音遠

野處洪公云文章有源原有機杼有關鍵有根本用其文如
老農之用耒且而溉中而芸深畊而熟耨之吾文唐矣不兩
漢若乎漢矣不三代若乎歛然自視未能參於柳州吏部之
與則日引月長不至不止也

朱文公云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才用使用着

宋景文公云人之屬文有穩當字第初思之未至也與前說

李德裕文箴云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行
軸得之澹而無味琢刻藻繪引不足貴而彼璞玉磨礪成器
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凋良珪斯棄

朱文公云前輩文有氣骨其文壯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

澤耳

文心雕龍云風骨之采則驚集翰林采之風骨則雉竄文園

若藻耀而高翔固文章鳴鳳也 鎔冶經典之範翔集子史
之術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摹甲新意雕畫奇辭 才
有天資學謹始習斷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練定難可翻移
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 才為盟主學為輔佐 善為
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辟為難也
山谷云詞氣或不逮初造意時此病只是讀書未精博耳長
袖善舞多錢善賈不虛語也

呂氏童蒙訓云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儼
倖可得如老蘇之於文山谷之於詩盡此理矣

皇朝類苑云文章雖各出於心術其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
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槁乃道不行
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豐縵乃得
行其道代言華國者之所尚也金石例所引諸格言論作諸

體文字之法並條于後其係金石文法並見例中

論制詔誥法

例云制頭四句能包盡題意為佳若鋪排不盡則當擇題中
體面重者說其餘輕者於散語中亦無害制起須用四六聯
不可用七字制頭四句四六一聯散語四句或六句不須用
聯 具官名須用職官分紀尋替換字如尚書為中書吏部
為選部禮部為儀曹似此類須每句尋兩三般蓋臨時有聲
律虛實之不同也郎曹以下不必認非從官而記者止卿監
司業制中散語不可四句相似如兩句用之字則下兩句用
以而字可也不然則上兩句之字在第五字下兩句之字在
第四字亦可

西山先生云制詔王言也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
語不可尖新制語三處不可不用功一曰破題要包盡題目

而不麓露二曰叙新除慶欲其精當而忌語太繁推原所為設官除授之意用古事三曰戒辭於戲而下是也用事欲其精切古事

或古語為辭切於本題有丁寧告戒之意為佳倪正父云文章以體制為先精工次之失其體制雖浮聲切響抽黃對白極其精工不可謂之文矣此言尤不可以不知體制

胡致堂云辭貴簡嚴體歸典重

唐錢翊云體正而有倫辭約而居要終始明白所以為誥

東萊呂氏云詔書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唯四六者下語

須渾全不可如表求新奇之對而失大體古人之詔可是

又云散文當以西漢詔為根本次則以王岐公荆公曾子開

諸熟視然後約以今時格式不然則似今時文策題矣

又云吳茲詹叔義詔皆得體

西山云王言之體當以書之誥誓命為祖而參以兩漢詔冊

兩漢詔令辭氣藹然深厚典雅可為代言之法

論表法

例云表則也標也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三王以前謂之敷奏

秦改為表漢群臣書四品二

東萊云表中謝後當說竊以各隨題意或用事或不用事亦

無定格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為先用事不要深僻造語

不可大新鋪叙不可繁冗此表之大綱也

四六談塵云四六之工在於剪裁若全句對全句亦何以見

工四六以經語對經語史語對史語詩語對詩語方妥帖

論露布法

例云露布之名始于漢

彭城王勰云露布布於四海露之耳目

東萊云頭四句後再用兩句散語須使用兩事如蠻夷則用前代伐蠻夷事盜賊則用前代征伐僭亂之事西山云露布貴奮發雄世少龕無害不然則與賀勝捷表無異矣

論檄法

例云檄軍書也

釋文云檄激也

文心雕龍云檄激也宣布于外皎然明白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辭即檄之本原戰國始稱為檄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強弱角權勢標老龜於前代垂鑿鑑於已然請詭以馳旨煇燁以騰說故植義勸辭務在剛健挿羽以示迅不可以辭緩露版以宣眾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辯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

用府元龜序云暴揚過惡張皇威武使忠義奮發而邪謀沮壞論去就之理陳逆順之狀俾之改圖易轍轉禍為福誕告士民使知不獲已而用兵非無名而黷武

東萊云檄書頭說某官告某將士蓋聞說討叛招攜之意說一段云云惟示其處將士

盛叙當時形勢賊將欲滅須自歸主上意說有過人大度之末以歸附則厚賞

怕終則顯戮自擇禍福結之

西山云軍中文字貴鋪陳利害感動人心

李充云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

論箴銘法

例云箴者諫誨之辭若鍼之疾故名箴 銘者名也因其器

名書以為戒其銘式序云 銘詩須用韻語箴式序云 箴

辭用韻語末云敢告云云

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闢之意各以其官所掌而為箴辭如司隸校尉箴當說司隸箴人君振紀綱非謂使司隸振紀綱也如廷尉箴當說人君謹刑罰非謂廷尉謹刑罰也箴尾須依虞箴獸人司原告僕夫之類上是隨題改用西山云箴銘贊頌雖均韻語然體各不同箴乃規諷之文貴乎有微戒切磨之意

論記法

例云記者紀事之文也 凡作文字先要知格律次要立意次要語贍 記序以簡重嚴整為主而忌堆疊窒塞以清新萃潤為工而忌浮靡纖麗 文心雕龍云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剛善剛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義顯字剛而意塞則短辭覈而言重則無

綜學在博取事貴約

朱文公云記文須考歐曾遺法料簡詞厚使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

論贊頌法

例云贊者贊述之辭 式以序云云贊曰云云詩有六義六曰頌式以序云云頌曰云云

西山云贊頌皆韻語體式類相似贊者贊美之辭頌者形容功德然頌比於贊尤貴贍麗宏肆須鋪張揚厲以典雅豐縟為貴用事造語最忌塵俗

文心雕龍云擬清廟範駟那必取鎔經意自鑄偉辭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詩嫌於積韻而善於質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

論序法

列云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也

東萊云夫序由書詩左傳有序故說者謂序典籍之所作大抵序以善序事理為工如後世贈送燕集等作隨事以序其實觀古人制作其體式可槩見矣

論諸跋尾法

列云跋者隨題以贊語於後者也或前有序引當按其有關大體者立論以表章之須要明白簡嚴不要隨人窠臼古人跋語不多見至宋始盛觀歐曾蘇黃諸作則可知矣

已上並出金石例

疊山云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麓入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宕入純粹

又云凡作史評斷古人得失是非存亡成敗如明官判斷大公安須要說得人心服若只能責人亦非高手須要思量我

若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史變如何全身必有至當不易之說如奕其然敗其有勝者勝其有敗者得失在一著之間棊師旁觀心不能覆棊歷說敗者亦可勝勝者亦可敗乃為良工東坡作史評皆得此說人不能知能知者必能作論

困學紀聞云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后山得文法於伯夷傳

張文潛論文詩云文以意為車意以文為馬理強意乃勝氣勝文如駕理維當即正妄說即虛假氣如決河江勢順乃順

馮

困學紀聞云丘宗卿謂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意異矣慈湖謂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

又云山谷與王觀復書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曰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宗主時好在

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
羣拔萃張文潛書可以參觀書見

元遺山自警云先東崑讀書十法一曰記事記大事之綱目
不必繁冗簡略而已韓文所謂記事必提其要者也二曰纂

言一句或二句有當於吾心者各別記之韓文所謂纂言必
鈎其玄者也 三曰音義音如調度音大 批鱗鱗始之類

義如漢書中未幾亡何亡幾居亡何居亡幾何居亡幾何而
與少之頃之同義之類其下各有注釋又當以類書之四曰

文筆文字有可記誦者別錄之 五曰凡例漢書史記樊噲
圍項籍陳大破之叔孫通與所徵三十人西董賢傳沒入財

物縣官南粵王傳南粵告王朕志此可為例程義傳先舉一

事言初復舉一事又言初一傳中用兩初字不以為重揚雄
傳前言曼如也後言泊如也亦不以為重此類可為例六曰

諸書關涉引用退之柳子厚墓誌出子華子盧仝櫛銘出蔡
邕文刑如此之類可別集之寧全錄本文七曰取則脩身齊

家涉世立朝前賢行事有於吾心可為法者別記之八曰詩
材詩家可用或事或語別作一類字記之九曰持論前賢議

論或有未盡者以已見商略之十曰闕文辭義故實凡我
所知者皆別記之它日以問知者必使了然於胸中

又云常山周得卿言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
而不可以逃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言文章

以意為主以辭為役主強而後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驕
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豈文之
正也哉

又云內相楊文獻公之美云文章天地中和之氣過之則為
荒唐不及則為滅裂

又云古人文章須要備參山谷有言設欲作楚辭熟讀楚辭然後下筆喻如世之美女文繡妙一世如欲織錦機乃能成錦人問司馬相如作賦法相如曰能成誦千賦則自能矣山谷語如此

又云人品凡劣雖有工夫決無好文筆

又云文章有常有變如兵家有正有奇審音可以知治忽察言可以定窮達聲和則氣應自然之理

又云文章要有曲折不可作直頭布袋然曲折太多則語意繁碎都整理不下反不若直布袋之為愈也

又云文字千變萬化須要主意在山谷所謂救首救尾者若人自戰則有連難不俱捷之敗

又云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要破的不要粘皮骨要放下不要費抄數要工夫不要露推擊要原委不要着窺白要法

度不要害這幅要波瀾不要無畔岸要明白不要涉膚淺要

簡重不要露銳帶要委曲不要疆牽輓要變轉不要生節目

要齊整不要見間架要圓熟不要拾塵爛要枯淡不要沒阻

要要感誦不要出怨對要張大不要似叫號要叙事不要似

甲乙帳要析理不要似押韻文要奇古不要似鬼書符要驚

絕不要似勸壇呪要情實不要似兒女相怨恩要造微不要

鬼窟中覓活計

又云魯直曰文章大忌隨人後又曰自成一家乃逼真孫元

忠朴學士嘗問歐陽公為文之法公云於吾姪豈者惜只是

要熟耳變化姿態皆從熟處生也

又云呂居仁曰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於虛言有用

文字議論文字是也須以董仲舒劉向為主周禮及新序說

苑之類皆當慣穿熟致則做一日工夫近世如曾子固諸序

尤須詳味文章之妙在叙事狀物左氏記列國戰伐次第叙事之妙也韓退之柳子厚諸序記可見狀物之妙至於禮記曲禮委曲教人論語鄉黨記孔子言動可謂至深厚學者作文若不本於此未見其能大過人也

又云東萊議論作文須要言語律須會振發轉換好不要思量遠過才過便晦 做文字不可放令慢轉處不假助語而

自連接者為上然會做文字者亦一特用之於所當也 作文法一收一放須成文理有格段不可碎 學散文要一意

若作段子恐不流暢文字結處要緊切動人 作簡短文字要轉處多必有意思則可 文貴曲折幹旋不要排事須得

明白坦然 文字若緩須多看雜文須看到節族緊處若意思雜轉處多則自然不緩善轉者如短兵相接蓋謂不兩行

便轉也講題若轉多恐碎了文字須轉處多只是一意方可若使攪得碎則不成文字若鋪叙間架令新而不陳多警句

則亦不緩 文事不使事善遣文為好 作文之法一篇之中有數行整齊處數行不整齊處或緩或急或顯或晦間用

之使人不知其為緩急顯晦雖然常使經緯相通有一脉過接乎其間然後可蓋有緩急形者綱目無形者血脉也文字

壯者近乎籠子細看所謂眼者一篇中自有一篇中眼一段中自有一段中眼尋常警句是也如何主意首尾相應如何

是一篇鋪叙次第如何是抑揚開闔如何是警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處如何是起頭換頭佳處如何是繳結有力處

如何是實體貼題目處如何是融化屈折剪裁有力處 文字至於辭意俱盡復能於意外得新意者妙須做過人工夫

便做過人文字收結文字須要精神不要閑語 文章有一片生成之別唯具眼人乃能識之

二二

雜評諸家文

唐子西云敢亂道却好是文記不敢亂道却不好是西漢書不亂道却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新唐書

宋景文公云莊周立言天道左丘明立言人事老子道德篇為玄言之祖屈宋離騷為詞賦之祖司馬史記為記傳之祖

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加規矣雲麓漫鈔云柳子遊山記法穆天子傳歐公醉翁亭記法公

羊穀梁解春秋張忠定諫用兵疏劾韓子佛骨表黃山谷跋奚奴文學王褒便了券唐人大槐國傳例列子湯問此謂奪

胎換骨法安子順云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

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文章精義云國語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叙晉獻公驪姬

一事可見詳見文則又云莊子之文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太史公之文

善用實以其實而實天下之虛又云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

又云孟子就綱常上立議論其與人辯是不得已而不可已

常外立議論其與人辯是不得已而不可已又云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

又云退之三五十句作一句下子瞻亦然初不難學但長句中轉得去便是好若一二百句三五十句只說一句事則冗

矣

又云孟子譏蚍蜉不諫蚍蜉卒以諫顯韓退之譏陽城不諫陽城卒以諫顯歐陽永叔譏范仲淹不諫仲淹卒以諫顯三

事相類然孟子數語而已退之費多少糾說水叔步驟退之而微不及古人文字優劣可見

又云文章不可不細觀司馬子長之文拙於春秋內外傳而力量過之葉正則之文巧於韓柳歐蘇而力量不及

又云作世外文字須換過境界莊子寓言之類是空境界文字靈均九歌之類是鬼境界文字宋玉招魂亦然子瞻大悲

閣記之類是佛境界文字魚枕冠頰亦自楞嚴經來夫容城黃鶴樓詩之類是鬼仙境界文字上清宮辭是仙境界文字

惟退之不然一切以正大行之未嘗造妖捏怪此其所以不可及

又云六經是治世之文左傳國語是衰世之文戰國策是亂世之文

又云論語氣平孟子氣激莊子氣樂楚辭氣悲史記氣勇漢書氣壯文字易順逆難

又云六經都順唯莊子戰國策逆韓柳歐都順劉勰論惟蘇明允逆子瞻或順或逆然不及明允處多

又云文字有終篇不見主意結句方見主意者賈誼過秦論韓退之守戒之類是也

又云文章有短而轉措多氣長者韓退之送董邵南序王介甫讀孟嘗君傳是也有長而簡直氣短者盧襄田征記是也

又云經是山林中花史是園囿中花左傳古文高者是欄檻中花類之次者是盎盎中花歐之下者是瓶中之花

朱文公云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又云賈誼之文質實董子之文緩弱東漢之文尤不好

又云楚辭平易後人學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又云呂舍人云古文衰自谷永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
皆作對子了

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它腔
子如何得似它自然流出左太冲張平子輩竭盡氣力又更
不及

石林過庭錄云晁無咎嘗言自西漢以來為騷者類不過依
依屈宋取其音節句讀近似為貴西漢文氣猶未衰故雖近
似猶不失於高古自東漢至唐格律卑弱愈似愈下惟韓柳
一變脫略舊迹無復屈宋一語而居然與之薰驅至本朝蘇
子瞻一人而已文章要當如是退之弔田橫文子瞻弔屈原
賦跌宕天成辭理錯出而世或議以為不類騷此非不及過
騷之辭也
捫蝨新話云楚辭以吉日對辰良蕙發烝對奠桂酒沈存中

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為矯健故尔予謂此法本自春
秋隕石于宋玉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說者皆以石鷓五六
先後為義殊不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且如既書曰隕
石于宋玉退飛鷓于宋六豈成文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且
以為矯健也楚辭正用此法後韓退之作羅也朝碑云春與
猿吟兮秋鶴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辭健耳
今羅池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藏孝生集本較之
只作秋與鶴飛遂疑右本為誤惟沈存中為始得古人之意
然不知其法自春秋出蓋自予始發之子乃今知古人文字
開闔始終有宗有趨其不苟如此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亦
然
后山詩話云子瞻屈子楚辭如離騷乃學頌其次學雅最後
者效風

精義云孟子之辯計是非不計利害而利害未嘗不明戰國策計利害不計是非而二者胥失之矣

又云褚少孫史記讎雜先學太史公句句相似只是成段不相似柳子厚學國語句句都似只是成篇不相似

又云西漢之文尚質司馬子長變得如此終不失其為質唐之文尚文退之變得如此終不失其為文

又云商書之前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蕩而美得其中者漢氏漢之東衰矣

劉夢得云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後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靡而土裂三光五岳

之氣分大音不全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后山云西漢之文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詳見下條

李朴云下三代而道德之意不傳在戰國則蘇秦張儀以稔衡病韓非申商以刑名病莊周列禦寇又取仁義法度提提

絕滅之為窮窮荒陬之說漢司馬遷得其汪洋俊逸之氣以馳騁上下數千載而顛倒橫斜識不逮理歷晉魏齊梁而光

芒氣焰埋藏腐蝕頽波橫流浮靡一轍唐興三光五岳之氣不分文風復起韓愈得其溫潤深淳以為貫道之器柳宗元

得其豪傑雄肆飄逸果矣者僅足以窺司馬遷之藩鍵而類發於躁誕下至孫樵杜牧峻峯激流景出象外而窘裂邊幅

李翱劉禹錫剖垢見奇清勁可愛而體乏渾雄皇甫湜白居易閑淡簡質斷去雕篆而拙跡每見回宮轉角之音隨時間

作類乏韶夏皆淫哇而不可聽矣梅庵云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氣錯說利害處好吞制策便亂

道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却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好漸漸趨於對偶如揚震

輩皆尚識緯張平子非之然子平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患於識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字多是模倣前人而作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文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

又云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此虛氣象比之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文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收拾了匡衡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有戰國文氣象實謂文亦雄復似此皆帖

步里開談云賈誼賦源流自檀弓來

容齋云枚乘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賦對上薄駭些蓋文章頌袖故為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傳教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

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初

做太切了無新意傳玄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諸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新機抒激

越清壯漢晉之間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

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

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其病

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毛穎傳初成世

人笑其怪雖裴晉公亦不以為可惟子厚獨愛之韓子以

文為戲本一篇耳安人既附以華華傳至於近時羅文江瑤

柱葉嘉陸吉諸傳紛紜雜沓皆托以為東坡大可笑也要情

亦有七諫

文中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

李石云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室事

裴度云：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奇態，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自為一家，不是正氣。司馬遷之文，裁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章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述天人。后山云：予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贈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東坡云：歐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予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

冷齋夜話云：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此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辭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必氣為主。

氣以誠為主

宋景文雜志云：沈隱侯曰：古今為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

易見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嘗曰：沈侯文章，不使人覺。

胸臆語深，以此服之。杜工部作詩，類多故實，不似用事者。是皆固不可效其體。劉勰文心雕龍論之至矣。

步里客談云：下字有倒用語，語格力勝者，如吉日兮辰良，必我也為漢患者。

文則云：春秋書曰：吳子伐楚，門于巢，卒。公羊傳曰：入巢之門而卒也。仲山甫誠歸于謝，詩則曰：謝于誠，歸隱盜所得器。

左氏傳則曰：盜所隱器。此一例法也。尚書厥篚玄纁，縞又曰：雲土夢作乂，土字不在夢下，亦一倒法也。

又曰：文有以繁為貴者，若檀弓、石祈子沐浴、珮玉、莊子之大塊噫氣用者，字韓子送孟東野序用鳴字，上宰相書至今稱。

周公德其下又有不衰二字凡此類則以繁為貴文有以簡為貴者若舜典至于中岳如岱禮岳岳如初孟獻之友五人其三人則予忘之史記事在某人傳凡此類則又以簡為貴也但繁而不厭其多簡而不遺其意乃為善矣

朱文公語錄云韓文千變萬化無心變歐陽有心變杜祁公墓誌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宰相神道碑只一版許歐蘇便長了

柳敬叔云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君子感哀樂而為文章以知治亂之本屈宋而下則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與致教化興致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音也

疊山云聖人立言與庸眾人異賤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二

句賤之其厚不可當褒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褒之其榮不可當孔子褒管仲只四句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孟子學孔子者也褒百里奚只三句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如是乎韓文公學孔孟者也褒孟子初只兩句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終只兩句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正與孔子褒管仲之語同歐陽公作蘇老泉墓志銘云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公父子一日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之文章遂擅天下亦得此法

文心雕龍云文章出於情性質生俊發則文繁而體清子政簡易則趣超而事博子雲沉寤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

困學紀聞云曹子建詰處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雨師韓

文公訟風伯實本于此

又云岑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意曾南豐說非異師其辭

又云元次山惡圓曰寧方為皂不圓為卿范文正靈鳥賦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

又云驢九錫封蘆山公雞九錫封浚雞山子毛穎傳本此又云荆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吳本詩摯仲氏任呂太史鈞

臺記姓是州曰嚴本柳子厚愚溪詩序姓是溪曰冉溪子厚之語又出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司馬公保業云懷印未

煖本元次山出規豈無印綬懷之未煖元遺山自警云蔡邕女戒曰夫心猶首面也一旦不修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思

善則邪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莫修其心惑之甚也盧仝櫛銘人有髮兮旦旦思理有一心焉胡不如是用邕語也子華子

云子車子之猥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非類於已也嚙而殺之決裂其腸糜盡

而後止其同於已者字之唯謹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出於愛憎雖其所生殺之而弗悔而况非其類

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為然然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利勢一接未有毫滓之差蹴然變乎

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何以異子車之猥韓退之柳子厚墓志出此

又云世說陸文深而蕪潘文淺而靜子為之說云深不免蕪簡故能靜牧之獻詩啓云牧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

不涉習俗不古不今處於中間既無其才徒有其志篇成在紙多自咲之

宋文粹云韓子論荀楊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於荀楊荀卿

譏六子之蔽而荀卿之蔽不下於六子班固之論子長也以
為是非謬於聖人而范曄之論班固也以為目見毫末而不
見睫

評諸經

文章精義云易書詩春秋儀禮禮記周禮論語大學中庸孟
子皆聖賢明道經世之書雖非為作文設而千萬代文章皆
是出焉

又云孟子公孫丑下篇首章起句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下分三段第一段說天時不如地利第二段說地利
不如人和第三段專說人和而歸之得道者多助一節高似
一節此自是作文中大法度也

又云孟子辯百里奚一段辭理俱到健誦數遍使人神爽飛
越

又云堯典命羲和才數句耳七月便詳似堯典月令又詳似

七月而節病極多然堯典分時月令分月其為文也難

又云禹貢貢而蓋山水田土貢賦草木金華物產叙得皆盡

後賦山脈一段水脈一段更有條而不紊周禮職方氏却冗

而疎

又云詩惟生民一篇如廬山瀑布泉一氣輪寫直下略無回

顧自厥初生民至以迄于今只是一意

又云檀弓載石駘仲卒無嫡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

曰沐浴珮玉則兆五人皆沐浴珮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

喪而沐浴珮玉者乎不沐浴珮玉者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

有知也此言沐浴珮玉者四而不覺其重複

又云禮記喪服論悲哀之狀與醫經論脈之狀形容物理模

寫狀貌纖悉盡矣

又云檀弓為左氏紀太子申生事詳略不同讀左氏然後知檀弓之高遠也

李文公云孟子首尾照應血脉貫通語言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閑餘如此作文章便是第一等文章

又云孟子書不特義理明又且好文章其因熟讀後自知作文之法

蘇老泉云孟子語約而意盡不為剗剗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

李朴云六經之於道辟猶一氣之運產出萬化孟軻揚雄為之四時五行之用蓋書道治亂興廢之跡故其辭顯春秋賞

善辯惡歸諸正故其辭微易以四象告吉凶故其辭深而通禮以齊莊恭敬之心達於邊豆玉帛故其辭興以嚴詩以君

臣父子之情咏於竹弦於絲故其辭婉以順下三代而道德之意不傳矣

小畜文集云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而又欲句之難通義之難曉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詩三百

篇皆儼其句皆叶其音可以播管絃薦宗廟也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文者無出乎此則

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禮儒行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謹大遜如慢小遜

如偽在樂則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和章春秋則全以屬辭比事為教不可備列焉

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豈句之難通義之難曉耶今為文而舍六經又何法焉若但取其

書所謂弔由靈易所謂朋盍簪者模其語而謂之古文亦文之弊

步里客談云林文節公言孟子以釜餽爨以鉄咍手宅入書此不知幾百言黃端冕亦言輕煖不足於體亦不減此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於七月以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為之耶脩辭鑑衡云為文必學春秋然後言語有法近世學者多以春秋為深隱不可學蓋不知春秋者也且聖人之言曷嘗務為奇險永後世之不可曉趙啖曰春秋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

呂氏童蒙訓云禮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三之不能去其一進使者問故而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之所以答夫子一進字足矣豈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於此可見困學紀聞云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

如治法

評諸子

精義云老子孫武子一句一理如串八寶珠現間錯而不斷

文字極難學惟蘇明允數篇近之

心術春秋論之類

又云韓非子文絕妙

緯文瑣語亦言其辭氣綿密貫通如

無間斷自是一種

又云學文切不可學人言語文中子所以不及諸子只為學

孔子言語故也

又云莊子桂棹篇辭理俱到

又云不讀莊子秋水篇見識終不宏闊

觀堂志林云列子比莊子不甚放天端等篇皆是佛語語非

子商子管子墨子等書雖叛孔孟然去聖不遠其文章比後

世所及者作古文不可不熟看但不可取其術耳然亦欲知

人情物理與夫排難解紛或有資其方略也論排尚墨時童蒙訓云讀莊子令人意思寬大敢作讀左傳便令人入法度不敢容易一書不可偏廢也

又云列子氣平文緩非莊子步驟所能到蘇文定公云莊子養生篇誦之如龍行空爪距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可謂奇矣

續文瑣語云戰國文章孟莊子而下孫武韓非所為最善餘人莫及孫武十三篇戰國時書也以比春秋時文差不類蘇張游說文章辯論皆有餘策不見其全書為可恨

又云莊列輩多寓言後世文士例將作實事用必恐有所不可也朱文公云孔叢子多類東漢人文章其氣軟弱乃是所註之人誤作

又云管子非仲所著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

又云荀子諸賦績密盛水得住又云文中子說被人亂了其他好處甚多大過法言論世變因革處極好

又云文中子過荀揚而不能無妄擬之各明世變而不能無大體之虧

又云文中子比荀揚諸人又與別通極開爽說得開闔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必襲事為作用都說得仁義禮樂有用處大體却欠

史通云淮南子本備天地博極古今台山云揚子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而辭難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于觸山赴谷風博物

澌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惟好奇故不能奇也

童蒙訓云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法策與山川險易長短小大之狀皆曲盡其妙推高登隱使物無遁情此尤文章妙處又云韓非諸書說盡事情

后山云莊荀皆文士而有名者其說劍成相諸篇與屈騷何異老泉云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楊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問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君子無取焉東坡亦云其太玄法言瑠蟲而變其音節謂之經可乎

困學紀聞云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齊盜糧借寇兵也獨不知李斯韓非乎

又云呂氏春秋云老聃貴誠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揚子貴已孫臏貴執王康貴先鬼良貴

後荀子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誠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時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墨子有見於齊兼愛也揚朱貴已為我也呂氏以孔子列於老氏之後秦無儒故也

評諸史

李方叔云史記之文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特春秋義也特詩

又云左傳二百四十餘年其書止十九萬言太史公史記上自黃帝下至漢武三千餘年止七十萬言而班固漢書十二

帝間二百二十年乃一百七萬言雖稱良史善叙事至於繁牘之文卑陋之事悉皆載之其失春秋之旨遠矣春秋蓋二

萬言耳

緯文瑣語云戰國策載辯士語言甚有奇處當為文章淵藪

容齋云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以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珮之金玦狐突所嘆八十餘言而辭義五轉其宛轉有味皆可咀嚙國語亦多用此體有至六七轉然大抵而不一

又云左傳秦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為國者賞不濫而刑不監賞濫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不幸而過寧濫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其語本大禹謨罪疑惟輕一段語晉叔向詒子產書曰先生議事以制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治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明哲之士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其語本呂刑惟良折獄哲人惟刑也旨意則同而經傳繁簡為不侔矣

又云左傳好用門焉字如晉侯圍曹門焉齊侯圍龍盧蒲就魁門焉吳伐巢吳子門焉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及蔡

公孫翩以兩矢門之門于師之梁門于陽州之類皆奇詭之語也然公羊傳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又傑出有味何休注堂無人焉之下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故不言焉者休之學可謂精切能盡立言之深意

又云左傳中如獻子辭梗陽人一段所謂一倡三嘆有遺音者矣又景公欲更晏子之宅一段反覆再三辭理俱盡此當深攷者也

又云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

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朴贍可嘉

又云太史公陳涉世家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

乎又曰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

疊用七死字漢書因之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

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北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

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

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凡

五用石隄字而不為重複非後人筆墨畦迕所能到也

朱文公云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塞密

又云今人作文好用字如讀漢書便去收拾三兩箇字曾南

豐尚解使一二字歐蘇全不使一箇難字而文字如此好漢

書有秀才做底文字有婦人做底文字亦有載當時獄辭者

秀才文章便易曉當時文字多碎句難讀尚書便有如此底

周官只如今文字甚齊整

容齋云作文旨意句固有規放前人而音節鏗亮不嫌於同

者如前漢書蒯通傳贊云豎牛奔仲叔卒郈伯毀季昭公逐

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眉夫差喪李園進姝春申弊上官

誅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壘

太子殺息夫作奸東平誅新唐書姦臣傳贊効之云三宰嚭

凶扎奪晨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興無感崔杼倒持李

宗覆劉夢得因論倣舟篇云越子滕行吳主忽晉宣戶居魏

臣怠白公厲劍子西咤李園養士春申易亦效班語也然其

模範本自荀子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

平原君者也又曰吾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

天下之士也是三者重沓熟複如駿馬下駐千丈坡其文勢

正爾風行水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

實退錄云班固作楊雄傳獨載所為文歷官行事顧乃列於贊中它傳皆不然韓退之作劉統軍碑惟書門人故吏之言而世系事實悉具銘辭正用此體

容齋云范曄在獄中與諸甥姪書云予既造後漢書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殊少可意者班氏竄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唯志可推耳博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媿也吾雜傳論皆有深旨精意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也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論嘗共比方班氏之作非但不媿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回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曄之高自誇詡如此至以謂過班固固豈可過哉曄所著序論了無可取列傳如鄧禹竇融馬援班超郭泰諸篇者蓋亦有數也人苦不自知

可發千載一笑

精義云史中賈誼政事書是論天下之事有問架底賈讓河渠書是論一事有問架底

又云班孟堅叙霍光廢昌邑王讀書一半太后曰正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再讀畢奏此段最妙一時君臣堪畫

又云西漢制度散見諸傳中此是筆力

又云永叔五代史贊首必有嗚呼二字固是世變可嘆亦是此老遇感慨處便精神

又云左傳史記西漢書叙戰陣可畫

又云資治通鑑是讀左傳綱目是讀春秋真景元集文章正宗分作四體解命一也議論一也叙事一也詩賦一也井然有條

又云史遷項籍傳是好文義帝後一日氣鬼一日殺義帝後

一日哀感一日

又云樂毅者燕惠王書諸葛亮出師表不必言忠讀之者可
想見其忠李令伯陳情表不必言孝讀之者可想見其孝
讀之詩文亦然

水心習學記云三國志華陀管輅等傳雖規效太史公至叙
載指實而奇態自生往往遷不能迨所謂辯而不華質而不
俚以上當更有事也

朱文公云史記不可學學不成都顛了不若且理會法度文
字

又云晉史皆為許敬宗胡人小說太多改壞了

又云看史記當看人物是如何當時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
何

又云讀史書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又云漢禮樂志劉歆說樂處亦好

又云劉昭補志於冠幘車馬極詳前史所無

又云先觀史記及左傳却看東漢西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

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事多貫穿是紀傳志書裏都有

通鑑是逐年過了

又云子由古史首言司馬遷淺而不學疎略而好信此二句

切近遷之失

又云史記帝紀世家後二雅十五國風來八書後禹貢周官

來

又云司馬子長文字一二百字作一句下更點不斷

又云戰國策論利害處似策略策別策斷之類是也

又云史中呂相絕秦書雖証秦然文字自佳

蘇子由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遊

故其文踈宕頗有奇氣

東坡云孔明出師表簡而盡真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為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為容悅者所能至也

穀梁傳序云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姚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晦菴云溫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

漢書太史公傳云遷有良史才其善叙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步里客談云范蔚宗傳黃憲最佳憲初無事跡蔚宗直以語言模寫形容體段使後人見之此最妙處其他傳則馮衍馬援勝得二人文字照映便覺此傳不同以此知班固則書不可及者亦得太史公司馬相如賈誼董仲舒晁錯劉向文字

作皮

遊齋閑覽云延壽著南北史粗得作史之體故唐史亦謂其

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謠讖特為繁猥

唐子西云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新唐書

名士優劣論云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為勝予以為史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回叙二百年事八十萬

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

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逆辭流離亦足明其大才也

劉元城先生論作史之法曰新唐書叙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弊也且文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其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

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可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文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為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童蒙訓云漢高祖紀詔令雄健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紀詔令殆事文采文亦寢衰矣又云班固序事詳密有次第專學左氏如叙霍光上官相失之由正學左氏紀秦穆晉惠相失處也張橫浦日新論云人言歐公五代史其間議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嘆則動人說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

朱文公云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據史遷一傳却是伯夷滿腹皆怨伯夷當時何曾指擬仲尼來發揮它耶歐公歸田錄云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叙鬼神述夢卜近惟薄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辯疑惑示勸戒來風俗助談笑則書之予所錄大抵以肇為法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善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

評唐文人文

精義云陸宣公之文不用事而句語鏗鏘法度嚴整議論切當得臣告君之體

又云唐人文字多是界之段落做所以死惟韓退之一片做所以活如柳子厚之文便有界畫得段落者

又云唐代宗時有晉州男子郇模者上三十字條陳利害一字是一件事如團字是團練使之類模自知之它人不喻也

吾謂世之作文務要崢嶸隱奧辭不足以達意者皆模之徒也

朱文公云杜牧之燕將錄文甚雄壯

又云議論如狄梁公意雖緩意甚慷慨

觀堂志林云元結之文如山人道士高古可仰但非經世之

文至中興頌文含譏刺婉而不露可為法則

容齋云元次山有元子十卷李紆作序凡百五篇大抵澶漫

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唐方國二十國最為譎誕次山中興

頌與日月爭光若此書不作可也惜哉

又云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為奇牧之阿房宮賦云明星熒熒

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

橫焚椒闌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輾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

也其比興引喻如是其侈然揚故之華山賦又在其前叙述

尤壯曰見若咫尺田千晦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盪水

池百里矣見若螿以臺九層矣醯雞往來周東西矣蟻螿紛

紛秦速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

奕奕契咸陽矣累累繭栗祖龍歲矣後又有李庚者賦西都

云秦址新矣漢址蕪矣西去一舍鞠為墟矣代遠時移作新

都矣其文與意皆不逮揚杜遠甚彥休闕史云敬之賦五十

字唱在人口賦內之句如上數語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常

所頌念牧之乃佑諸孫則阿房宮賦實模放揚作也彥休者

昭宗時人

宋景文公云李叔之文自高一代然最愛劉禹錫文章謂唐

稱柳劉

締文瑣語云三大禮封西岳與明堂大獵大鵬與鷓諸賦雖

體調不同于美太白其才力正可相當不特詩也

蟻塚細目而
生視帶而死

又云戰國而下議論通而正無如陸敬輿然惜其才免於有心計利害

又云韓文縱橫奇正皆不可名狀當時學者如李習之只得正皇甫持正只得奇

又云韓柳李皇甫四人皆於敘事中用力

又云退之子厚才如太史公習之才如班孟堅而精至用文章工夫過之

又云晉之韓之徒也作復性書時年未三十可謂豪傑特出之士以如斯之才終身從事於學問間用工夫於文章不為不至然不能並驅於韓人才高下在乎其有定限也

又云韓公行狀辭氣平緩質而不佞勝於新唐書本傳

又云習之質而緩持正奇而不工吾謂質而奇則有之緩不工蓋未見也此鄭毅夫云

又云杜牧之文豪或失之麓若皮公美則近於狂易矣

董蒙訓云學退之不至者李翱皇甫湜然翱湜之文足以窺測作文用力處

唐史文藝傳序云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江左餘風絺章繪句掄合低昂故王揚為之霸

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瑇瑁崇尚理致崇雅黜滄氣益渾樵則燕許擅其宗是時韓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

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轡晉魏上軌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

李肇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放於張籍詩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淡於白居易學

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恠

正說
此音定水清見底又

李朴云吾嘗論唐人文章下韓退之為柳子厚下柳子厚為劉夢得下劉夢得為杜牧下杜牧為李翱皇甫湜最下者為元稹白居易蓋白以澄淡簡質為工而流入於鄙近辟如哇淫之歌雖足以快心悅目不可頻之韶濩翹湜優柔之濫而辭不掩理杜牧清深勁俊而體乏步驟夢得俊逸麗縵而時窘邊幅子厚雄健飄肆有懸崖峭壁之勢不幸而不發於仁義而發於諒誕至退之而後純粹溫潤駸駸乎為六經之苗裔何則文章者天地之奇氣造物者常嗇於與人故愚者終身而不得知者得其幽微之思勇者得其果敢之氣雖者得其玲瓏之聲巧者得其藻繪之容是數者得而不能蓋然猶足以取高于天下蓋必兼是數者之才然後得其中正純粹之氣錦綉玉麟雕鏤萬化明以寓物象之形容幽以露鬼神之奇怪小而歌咏乎虫魚鳥獸之情大而羽翼乎禮樂刑政之具隨時而抑揚為歌頌譏刺之音以舒發其懽愉愁嘆淫鬱之志而終始出入於仁義為禹稷之謨伊周之訓箕子之疇伏羲之易孔子之春秋而天之蘊始盡矣

困學紀聞云柳子厚遊黃溪記做太史公西南夷傳皇甫湜悲汝南子桑做莊子天運皆奇作也

又云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於筆子長於論待予舉盾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

評韓文

徐仲車云退之拘幽操為文王姜里作乃云臣罪當誅考天王聖明此可謂知文王之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與此同意其實退之祖之

揚誠齋云退之答李師錫書曰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

與則如元賓焉此用石勒語王浚贈麴塵尾勒縣之壁間每
瞻仰之云王公不得見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公焉河南少
尹李素墓銘云高其上而坎其中以為公之宮奈何乎公此
用東方朔諫武帝近董偃云奈何乎陛下上宰相書云恤恤
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此用左傳語南廂將叛邑人歌之曰
恤恤乎湫乎悠乎又杜蕪墓銘云事在乎人日遠日忘此用
晉書語張浚謂中原之於晉日遠日忘又平淮西碑自皇帝
曰光顏汝為陳許帥至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此用舜命
九官之文法也

張文潛云用事謬誤雖文士時有之韓公作孔子廟記云社
稷之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巍然端坐用王者禮若以為壇
祭之禮不如屋則何必社稷天地圓丘方澤初不屋也孔子
之禮雖隆極比天地則有間矣豈以壇屋分隆殺乎又巍然
端坐後世為土偶乃用此古祭用主安用巍然端坐乎公亦
未思之也

容齋云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頌韓公之文各
極其摯劉之語云高山無窮泰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
鸞鳳和鳴蜩蟬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
在餘三十年聲名塞天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
弱剝剝不讓撥去其摯得其本根包劉越羸並武同殷六經
之文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皇甫云先生之作無圓
無方生是歸公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豈邪祗異以
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無有端涯鯨鏗春麗驚耀天下
栗密窈眇取妾向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姬氏以來一人而
已漢之語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
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變萬化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是

四人者所謂推高韓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其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歷唐貞觀開元而不能救獨公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後公復歸于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豈非參天地而獨存者乎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緯文瑣語云退之不學離騷然後志閔已二賦細讀乃字字句句合於屈宋

又云原道原毀行難對禹問讀荀子儀禮答張籍李翊孟簡書送文暢王序對文語意皆純粹中和似子思孟之戰國而下罕見永叔本論答李翊論性書等蓋近之精義云退之學孟子不及左傳有逼真處如董晉行狀中兩

段辭命是也

又云退之平淮而碑學舜典盡記學顧命

又云退之諸文多有功於吾道有補於世教唯衢州徐偃王廟碑一篇害義穆天子在上偃王敢受諸侯朝是賊也退之乃許以仁豈不認哉

又云傳體前敘事後議論獨退之朽者王承福傳敘事議論相間頗有太史公伯夷傳之風

又云原道送文暢師序等作關佛老尊孔孟正是韓公與六經相表裏處非止其聲響而已

又云退之諸墓志一人一樣絕妙

又云退之志樊宗師其文似宗師志柳子厚其文似子厚春蠶作繭見物即成性極靈巧

又云退之送孟東野一鳴字發出許多議論自周禮梓人為

荀彘乘

老泉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龍鱗蛟龍萬怪皇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追視

唐史本贊云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及刻以標刻偽以真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騫別驅汪洋大肆無抵牾聖人者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與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

觀堂志林云人無經學作文字便害義理杜牧之作阿房宮賦曰未雲何龍此誤以龍見為真龍也此猶是誤使事直更有害義理者此類固多退之孟郊墓誌云諸嘗與往來者感來哭弔不知當時果然如此否在禮朋友死有相弔之義又言樊宗師合贈賻葬郊以其財附其家而供祀此是以餘財

付孟家使治生事不曰使為養而曰供祀所謂君子不家於喪此皆明經學故其文得不叛道耳

又云羅池廟碑子厚夢人而告之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若於此更叙立廟一節即文字筋骸不相束矣大抵文字皆類此若每處輒叙一節成甚文又有當詳數處如溪堂詩後面言不亦順乎不亦休乎一節若不演此無收拾也

柳子厚云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怙竒至它文過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肆皮日休云公之文蹴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

謝疊山云韓公作文千變萬化不可捉摸如雷電鬼神使人

不可測其作常侍講盛山十二詩序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繁河隄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水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段公明是石洪處士序譬喻文法恐人知識破便變化三樣句分作三段此公平生以怪怪奇奇自負其作文要使人不可測也如陳后山送然原序云其議古今張人情貌肖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九倒囊出物鷲鳥舉而風逼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痒而鑑貌也此一段亦新奇不蹈襲只是被人看破全是學石洪處士文又云温處士序送楊少尹序有氣力有光耀頓挫豪宕讀之快人意可以發人才思送高閑上人序快讀放蕩學莊子却無一句蹈襲諱辯一篇辯明理疆氣直意高辭嚴最不可及

有道理可以折服人全不直說破盡是設疑佯為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樣文法此法從孟子來送孟東野序一篇僅六百三十餘字鳴字三十九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升降起伏抑揚如層峯疊嶂如驚濤怒浪無一句怠慢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喜

評柳文

精義云子厚文學國語國語全子厚斷碎句法却相似全篇却不似西漢諸人彷彿似之揚誠齋云柳子厚答常中立書云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周禮考工記函人句法云眡其鑽空欲其然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橐之欲其約也舉而抵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縫也

朱文公云初子厚學處便似平淮而雅之類甚似詩學陶者便似陶韓公不必如此自有好處

邵氏聞見後錄云子厚書段太尉遺事云吾戴吾頭來矣宋景文公修史曰吾戴頭來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語吾戴頭者果何人之頭邪

湖陰殘語云前輩作文皆有所從入雖博學廣覽於書無所不觀而於書中必自有專心精積者一生得力受用亦必全在此觀柳河東荅韋中立書其末歷叙所讀諸書有許多本字又有許多參字本之者皆經參之者皆子史子厚平日工夫次第粲然畢陳如親見而口授之然子厚受用得力多在國語學者但見子厚著非國語上下六十七篇為皆拮據其失而盡暴白之遂謂子厚蓋不喜國語者此殆未之思耳子厚正緣深喜此書故讀之精熟久而與之俱化不期於合而

自與之合然又因其精且熟也其間破綻滲漏處一一點檢得出不復與之掩覆若與他人讚之草草既不識染好處併與其失而不知覺矣何暇剖剔而議之哉或曰子厚深得國語之趣而敢為非國語此子厚刻薄處

揮麈錄云子厚非國語正俗所謂沒前程者也

又云子厚梓人傳精妙工巧末後歸之宰相讀之者往往以為子厚以前未曾見此論議嘗讀呂氏春秋分職篇云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文立功名有似于此使眾能與眾賢功名大立于世不子任之者而子其主使之也辟之為宮室必任巧匠匠之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準繩賞巧匠也宮室既成不知巧匠而

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子厚全是融化此段文意遂成一篇之文古今以為傑作不知皆出於此宮室之辟巧矣

等瑟歌舞之喻尤妙朱文公云子厚諸書悲傷悼死反覆與太史公答任安書辭氣頗相類

又云設漁者答智伯擬國語天對擬天問又云柳文亦自高但不甚醇正

又云柳文後龍城雜記王性之所為也子厚叙事多少筆力此記衰弱之甚

歸文與語云子厚貞符去漢儒符命時今論解駁呂氏舊說見識高明議論獨出諸儒之表

又云讀子虛上林賦與晉問而後知子厚之才高其文辭氣勢直可以回山倒海也

精義云維摩結經亦有作文之法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此未得不二法門者也維摩結默然不說不二法門此真得不二法門者也子厚晉問微用此體

韓文公云子厚之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李朴云子厚文辭淳正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絕亦退之所不及然子厚論著大抵非怨憤必刺毀辯論語下篇尤害道

疊山云子厚桐葉封弟辯七節轉換義理明學意味悠長字字經思句句著意無一字懈怠

又云子厚送薛存義序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多關瑣緊謹嚴優柔理長而味永

困學紀聞云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見於獨孤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崔元翰作願元十五年子

為裴令公舉裴冕表邵說作八韋大曆四年堯請聽政第三表

文苑英華乃作林逢策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裴行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它人之文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吉甫柳州謝上表也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公云恐是博士常等作愈膏育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宋景文謂外集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它人之文冒名者然非特外集也劉夢得荅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且戲予曰將子為臣衡以揣其鈞石銖銖此書不見於集食蝦蟆詩韓文公有荅今亦不存則遺文散軼多矣

評韓柳文

容齋云退之自書作為文章上窺姚妙。盤詰春秋易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閑其中而肆其外。子厚自言每為文章本之詩書禮春秋易。參之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太史公。此韓柳為文之旨。要學者宜思之。

精義云送文暢序退之闕佛老子厚倭得屠子厚不及退之。史書子厚不恤天刑人禍。退之深懼天刑人禍。退之不及子厚。

又云退之墓誌篇篇不同。子厚墓誌千篇一律。

又云退之琴操平深而味長。子厚鏡歌鼓吹險怪而意到。

又云子厚文不如退之。退之詩不如子厚。

宋景文公云柳州為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諸已。劉夢得巧於用事故韓柳不加目焉。

又云子厚云嘻笑之怒甚於裂眦。長歌之哀過於慟哭。信文之險詭。退之云婦順夫。指子嚴父。詔又云畊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

休皆新語也劉禹錫亦有駭機一發浮謗如川此亦險語也
誠齋云退之行箴云宜悔而休汝惡曷瘳直休而悔汝善安
在子厚憂箴云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二
箴相似未知孰先為者

宋景文公云子厚貞符晉說雖模前人體裁然自出新意可
謂文矣劉夢得天論三篇理雖未及其辭至矣退之進學解
送窮文毛穎傳原道等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
晏元獻公云韓非柳之敵

李伯泰云柳得韓之奇於正則劣

締文瑣語云學文者常患韓柳難及其謂如進學解答李翱
常中立報袁君陳書具道平昔文章參學曲折一公初無隱乎尔
揮塵錄云昔韓退之記不作議論子厚起至本朝諸儒專用
議論蓋於議論中取用也

童蒙訓云退之文渾大廣遠難測窺子厚文分明易見規模
次第初學者先學柳文後熟韓文則工夫自易

容齋云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
韓文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貞
符擬劇秦美新皆極文章之妙

觀堂志林云退之陳張傑射毬馬書才數百言使人意動神
聳子厚勸李睦州服氣書費千餘言乃反緩而不切人之才
相去不可及哉

蘇頌濱云韓柳文互有得失如封建論亦退之所無

朱文公云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然不如子厚較精密如辯
騷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皆是

歐陽公云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直韓
門之罪人也世俗不知其所學第以當時流輩言之耳

紀聞云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為師韓關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禍天刑而柳以刑禍非所忍柳以封禪為非而韓以封泰山鏤玉牒勸憲宗

評宋人文

劉子澄云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

又云此四篇與定性書是聖賢之文與六經四書相表裏朱文公云周子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於陰陽變化脩己治人之事未嘗極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窺

又云正蒙規模大定性書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二句

又云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又云文章到歐蘇道理到二程方暢

又云程子未出時如胡安定石守道孫明復諸人說話雖粗疎却儘平正更如古靈先生文字都好大抵文章自有時程子未出諸公已自如此平正

又云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

精義云蘇門文字脫不得縱橫氣象程門文字脫不得訓詁

家風

又云晦庵治經明理宗二程而密於二程如易本義詩集傳小學書通鑑綱目之類皆青於藍而寒於水也

又云文字貴相題廣挾晦庵先生諸文字如長江大河滔滔汨汨動數千萬言而不足及作六君子贊各三十二字盡描畫其平生無欠無餘所謂相題而設施者也

又云唐子西文極莊重。續密雖幅尺稍狹，無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之勢，然最利初學。

又云張伯玉六經閣記首句謂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但以下筆力差之。

又云李邦直勢原只一勢字，法原只一法字，演出累千言，惜文字斷續，然亦是一法。

又云胡致堂文就事論理，盡辭止而氣極不衰，雖不必調弄文法，然亦有卓然不可及處。朱文公亦云：萬言書上殿，劄子無逸解，請行三年喪，劄子諸奏議，外制皆好。

又云黃魯直學楚辭，得其妙。如休亭蘇李枯木盡道士賦之類。它文愈小愈工。如破溪文之類。但作長篇，苦於氣短，又且句句要用事，此其所以不能長江大河也。

朱文公云：李泰伯之文，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

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

又云李泰伯平正明白，然有此巧處了。

又云陳后山文極有法度，然做許多碎句，是學史記。

又云后山以南豐為法，所以文字簡潔。

又云后山黃樓銘、仁宗飛白書記，好諸墓志亦好。其他文亦

大局侵不好。

又云后山山谷好說文章，臨作文時氣餒了。老蘇不曾說到

下筆時却做得雄渾。

又云后山強健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無山谷許

多輕浮意思。

又云五峯文章排布是今人文。

又云龜山文字議論如手提一物，正緊要忽墜地，此由其氣

弱。

又云呂與叔文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是說得透龜山文却怯弱又云胡文定說較粗然好五峯說密然不好

墨莊漫錄云題跋最為難唯東坡山谷必有佳思小簡當推山谷半文半俗處

縉文瑣語云尹師魯文章自然典重嚴正似其為人晁無咎才力宏傑高遠三蘇之流亞不唯辭賦度越秦張它文亦出其上

揮塵錄云司馬溫公端人正士議論決諸其心故言太宗之誅隱巢揚子之仕王莽皆當理之辭

又云國朝文章宗伯王黃州之恪孫之義石徂徠之厲尹河南之簡歐廬陵之醇蘇文安之適李盱江之銳宋常山之峻

司馬涑水之端曾南豐之毅王臨川之整蘇東坡之浩蘇頌

濱之通李淇水之宏陳后山之濬黃豫章之理秦淮海之敏

晁濟北之舒張譙國之婉張石室之後

捫蝨新話云文字有意同而立語自有工拙沈存中記穆脩

張景二人同造朝方論文次適有奔馬踐死一犬遂相與各

記其事以較工拙穆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曰有犬死

奔馬之下今觀此二語張當為勝然存中但云適有奔馬踐

死一犬則以譯成矣予勸鳩摩羅什及竺法護所譯經法護

曰大眾團圍坐勢目看世尊羅什即云瞻仰尊顏目不暫舍

不惟語工亦自省力即此可卜才之長短

又云蔡君謨作泉州萬安渡石橋記文字極簡古然予謂已

剝却八字蓋既言其長二千六百尺翼以扶闌矣不當又言

如其長之數而兩之此八字為贅

水心云張詠聲賦辭近青遠宏達胡暢異乎鳴秋聲之為蓋

古今奇作也

蘇文定云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髓不足秦
七之文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徑捷過之要之二人後來文士
之冠冕也

朱文公云劉原父補亡記如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儘好蓋
偏會學人文字又如學古樂府皆好意林是專學公羊亦似
公羊

疊山云范文正嚴先生祠堂記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有關世
教非徒文也葉水心云為文不關世教雖工何益晦菴亦云
胡文定父子最不輕下人獨服此記

又云胡澹菴上高宗封事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
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朱文公謂與日月爭光中
興奏議此為第一

紀聞云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謂秦得吾工張得
吾易

評歐文

締文瑣語云永叔文其原實出於韓但得法後更自加變態
古人之文有專學一家者有參取諸家者有自出已意者永
叔雖學韓柳而博采古今更自技出機杼故能曲盡其妙成
就一家之作令後來人無復措手也

又云永叔文窮極古今變態如烟雲後風卷舒萬狀不可以
常理待之也

又云范蔚宗論班孟堅云任情無例不可甲乙歐陽公正然
碑志間屬辭無復定體意到言到

又云孫明復墓志似放西漢書語
又云或問歐公學韓似否某謂論文章要識語脉如永叔學

韓何處為似何處不似若言似又何曾一一逼真若言不似亦且不相齟齬試問今世深於文章者若識別得是大具眼目如范文正公神道碑銘首云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做納山川及其土民且文何以處後云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鉏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則語與韓如出一手學古人須如此又云五代紀中諸辯論極為粗正多先儒所未及學者欲議義理尤當注意于此

白志宏云讀歐公之文端嚴而不刻溫厚而不泛太平之氣鬱然見於毫楮間

童蒙訓云文章紆餘委曲說盡事理唯歐公得之至于固加之字字有法度無遺恨矣

李方叔云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蓋公學春秋於胡瑗孫明

復故褒貶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不幸五十二年之間

皆戎狄亂華君臣之際無赫赫可道之功業故也

鶴林玉露云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嘗曰此輩與一把算

子未知顛倒何益於國算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直書之殊

有古意溫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矣

又云漢劉歆惡史弘肇楊邠於是李業諧二人於帝殺之錄

喜謂業曰君可謂僕儂兒矣僕儂俗言狡猾也歐史間書俗

語甚奇

春渚紀聞云歐陽公作文既畢貼之牆壁坐臥觀之改正盡

善方出以示人

朱文公云歐公文字好議論又好

又云六一之文一倡三嘆今人是如何作文

又云嘗有人買得它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

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又云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仁宗飛白記文不佳

容齋云歐公作文多自稱予自雖說君上處亦然三嘗論

之矣歐公取法於韓而韓不然滕王閣記袁公先廟碑為尊

者所作謙而稱名宜也至於徐泗掌書記聽壁科斗書後記

李虛中墓誌之類皆曰其可見其謙以下人後之為文所應

取法也

又云歐公醉翁亭記東坡酒經皆以也字為絕句歐用二十

也字坡用十六也字歐記人人能讀至于酒經知之者蓋

無幾坡嘗云歐公作此記其辭玩易蓋戲云耳本自以為奇

特也

揮塵錄云五代史法至嚴而語至易至嚴所以存風教至易

所以見情實歐公之文則儒所未有也

又云歐公修五代史於夷陵亦曾與尹師魯商確以今觀之

歐公五代史至詳尹公五代春秋至簡詳簡雖不同其法嚴

則一也

石林過庭錄云秋聲賦在諸賦中最優

精義云歐陽子學退之諸文皆以退之為祖加以姿態唯五

代史過順宗實錄所謂青出於藍者也

又云永叔醉翁亭記結云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此學詩

采蘋篇中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又云豐樂亭記畫出太平氣象

又云退之闢佛老是說吾道有來歷浮屠無來歷未過辯邪

正而已永叔闢佛乃謂脩其本以勝之吾道既勝浮屠自息

此意高退之百倍

東坡作集序云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氏以達於孔子著禮

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

又云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叙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

朱文公云歐文敦腴溫潤

又云歐文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
是闢冗無意思蘇老泉上歐公書云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
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
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一家文也三者指見二家斷然中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
俯仰揖遜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富有執
事之實
步里閑談云歐文長於陳情如隴岡阡表甚勝

疊山云歐公文章為一代宗師然韶光沈馨歲鋒歛鏗不如
韓公之怪怪奇奇可喜可愕學韓不成亦不庸腐學歐不成
必無精采獨上范司諫書朋黨論春秋論縱囚論氣力健光
發長少年熟讀可以發才氣可以生議論
妙絕古今云歐公送徐無黨序本春秋傳立言立德立功之
論也又云五代史王進傳贊五百字中奇意層出而雍容不
迫羅列而進何可及也

評曾文

精義云曾子固文學劉向平平說去疊疊不斷最淡而古但
劉向老子固嫩劉向簡子固繁劉向枯槁子固光潤耳

朱文公云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逼

又云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因學文漸見此
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亦不為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

說得寬緩不分明緣它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
但比之東坡則又近理而較質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擬制
內數篇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媿范貫之奏議序氣脉渾厚
說得仁宗好

又云南豐作宜黃筠二學記說得古人教學意出

又云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餘曲折處曾喜模擬人文字

又云曾文議論平正兩點檢

又云質而近理

締文瑣語云曾文大有淳厚深遠近三代氣質處如唐論直
須作孟荀一等文字看祕閣諸序皆當優於劉子政其文章
議論甚嚴

西山云南豐雲峯院記叙事如太史公

紀聞云南豐序禮閣新議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

兵間詩則指徐德占論交詩則指李吉甫此孫仲益之言也

評王文

朱文公云荆公之文却似南豐但比南豐文亦巧

又云易是荆公舊作自好三經義後作却不好

疊山云荆公讀孟嘗君傳筆力簡而健然一篇得意處只是
擅齊之疆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
之力哉先得此數句作此文字一篇然亦是祖述昌黎祭田
橫墓文之語

紀聞云荆公為外祖母墓表云文婦居不識廳屏咲言不聞
鄰里是職然也唐岐陽公主不識刺史廳屏見杜牧之文薛
巽妻崔氏言笑不聞于鄰見柳子厚文荆公為文字字不苟
如此讀者知其用事

潭州新學詩云仲庶氏吳本詩擊仲氏壬

評蘇文 老泉 子瞻 子由

觀堂志林云老泉文奇甚有古人著書手段

朱文公云老泉之文高只議論乖角黃門古史儘有好处

象山云左傳深於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

童蒙訓云讀三蘇進策涵養吾氣它日下筆自然滂沛無吝

嗇處

侯鯖錄云老泉雷大簡墓志有三代文章骨氣

締文瑣語云蘇明允文馳騁七國而下以議論為本如杜子

美詩備成一家之作交態不窮六經論與洪範太玄諸論自

各別諸書亦然上皇帝十事書終篇皆切實無浮辭上韓丞

相書語意殊質直權書甚似孫子衡論策大槩如賈誼而

文辭更覺成就蘇文甫字說中間說風水之處如莊子又如

枚叔諸人族譜序亭記皆渾厚中和自允詩序辭氣尤為奇

絕其文有質處有跌宕處有深奧處有明白處有馳騁處有

安徐處有文有質有理有事自云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

孟荀之溫厚遠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

蓋實語也四言詩甚善銘贊祭文蓋其文章餘事而工夫不

減韓柳諸公族譜後錄二篇叙事甚工其文章等第則太史

公也

精義云子瞻文學莊子入虛處似凌虛臺及清風閣記之類

是也

又云史記終篇惟作他人說末後自己只說一句子瞻表忠

觀之類是也介甫謂諸侯王年表非也

又云楞嚴經魚枕冠頌之類是也子瞻文到窮處便濟之以

此一着所以千萬人過它關不得

又云文字請客對主極難子瞻放鶴亭記以酒對亦是一格

又云喜雨亭記是化無為有凌虛臺記結句最妙是化有為無

又云子瞻萬言書是步驟賈誼然虛文有餘實事不足

又云蘇門文字脫不得縱橫氣骨

又云子瞻醉白堂記王介甫乃謂韓白優劣論何邪誠謬矣

又云子瞻灑瀕堆賦辭到天慶觀乳泉賦理到

鄒道鄉云東坡之文以神氣為主不以事句為工

朱文公云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得百十遭

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下面只如

此掃去

又云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拾

規矩不然蕩將去

又云坡公作温公神道碑叙事甚略然其平生大致不踰于

是矣

石林云東坡作鍾子翼哀辭以十一字為句上四言下七言

世以為奇不知荀子成相篇已為之矣

容齋云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東

坡先生作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

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

此然以其時攷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

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無恙蓋先

生文如傾河不復効常人尋閱質究也

又云自屈原詞賦假為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

規放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

雲長揚賦以韓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

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

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初出於法度規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賓主必假逸群公子乃能遣辭枚乘七發本只以楚太子吳客為言而曹子建七啓遂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有冲漠公子殉華大夫之名言話非不工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杞菊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殆如飛龍搏鵬鸞翔扶搖於烟霄九萬里之外不可搏詰豈區區巢林翬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陸士衡有玄虛子通微大夫稱縹文瑣語云氣勢豪放而結體曲折盡其關鍵此大蘇所長不可及也鮮于子駿哀辭意態宛轉極迫近楚人鶴林玉露云服胡麻賦其文類橘頌故朱子取之朱文公云老蘇文雄偉東坡文明快

又云看老蘇六經論則全以術欺天下

又云自三蘇文出學者日趨於巧

又云東坡文較明白子由文不甚分曉遠不及東坡只有黃

樓賦一篇耳

曾南豐評老泉之文云侈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潛溪詩眼云老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如趙清獻碑世間稱治郡者曰寬立朝者曰直蓋已大矣則進於二者又有說焉故曰其於治郡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朝廷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如吾家蜀公堅臥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用則為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然後知其有功於世也又曰

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
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然後知其表裏廢一不可也此皆非
世人所能到者平日得意到處多如此其原蓋出於莊子故
其論劉伶莊子阮千里閻立本皆於世人意外別出眼目其
平日取舍文章多以此為法
童蒙訓云東坡晚年叙事文字多學柳子厚而豪邁之氣非
柳所能及也

邵氏後錄云東坡中制科王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故荆公
脩英宗實錄謂明允有戰國縱橫之學

黃氏日抄云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渾浩流
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蓋能文之士莫之能尚
也而尤長於指陳實事述叙民生疾苦方其年少氣銳尚欲
汛掃宿弊更張百度有賈太傅流涕漢廷之風及既懲創王

氏一意忠厚思與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隱發越慷慨使若
廊崇高之地如親見閭閻哀苦之情有不能不惻然感動者
真可垂訓萬世矣嗚呼休哉

疊山云老泉春秋論有法度有氣力有光燄有精神謹嚴而
華藻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

又云老泉管仲論高祖論春秋論東坡范增晁錯留侯荀卿
秦始皇扶蘇王者不治夷狄六論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
活而婉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作論當用此法

又云東坡作史評必有一段說萬世不可磨滅之理使吾身
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妙法從
老泉傳來凡議論好事須要一段反說凡議論一段不好事
須要一段好說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

又云東坡秦始皇扶蘇論有兩說一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

扶蘇蒙恬殺其禍不在於蒙毅之去左右而在於始皇之用
趙高後世人主用宦者當以為戒一說李斯趙高敢於矯詔
殺扶蘇蒙恬而不憂二人之復請者其禍不在於斯高之亂
而在於商君之變法始皇之好殺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當
以為戒前一段說始皇罪在用趙高附入漢宣任恭顯事後
一段說始皇果於殺其禍及于子孫附入漢武殺戾太子事
此文法尤妙

又云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思淺而味短獨韓文公廟碑詩
司馬溫公神道碑銘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
文也

妙絕古今云老泉仲兄文甫字說本論文而以功言並論兩
者相形詞愈健而意愈明一篇之旨收拾只在此數句其放
之也有萬所之奇其收之也有萬鈞之重嗚呼此亦天下之

至文也矣

又云族譜引文學穀梁詩學鶴鶴詩

評韓柳歐曾王蘇六家文

吳天澤云韓氏以文貫道柳氏道雖駁而晚歲文益奇歐氏
師韓曾氏蘇氏師歐王氏曾友也始以孟子自許而卒放於
利魏其言矣然咸珮文印為儒家所宗諸家莫敢雁行立信
矣文之美哉

精義云退之雖時有譏諷然大體醇正子厚發之以憤激永
叔發之以感慨子瞻兼憤激感慨發之以諧謔讀柳歐蘇文
方知韓文不可及

又云文有圓有方韓文多圓柳文多方晉問之類是也蘇文
方者亦少唯上神宗萬言書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數篇方圓
者多

朱文公云韓子與李翊書老蘇與歐公書說它學做文時工夫甚細密

又云韓文高歐公可學曾文一字換一字謹嚴然太過

又云東坡南豐文皆說得透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

容齋云盤谷序云坐茂樹以終日灌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

可茹釣於水鮮可食醉翁亭記云野花發而幽香佳木秀而

繁陰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醲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穀野

歎雜然而前陳化韓也煩簡工夫可見

童蒙訓云學者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體式然後徧攷

古人用意下句處

又云退之文自經中來子厚文自史中來永叔文和氣多英

氣少蘇文英氣多和氣少當作邵氏

邵氏聞見錄云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當重複檀弓曰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

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六一文安東坡三公知之

又云班固作漢史失於畏司馬遷自武帝而上於遷之辭不

敢輒易固知畏遷接其書自武帝而下至平帝緒成之可也

於其辭重出不可也孔子作經使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

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志蘇

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尚其辭異庶幾知之矣

水心習學記言云韓公以來推承以碑序志記為文章家大

典冊而記雖公長柳子厚猶未能擅所長也至歐曾王蘇始

盡其變態如吉州學豐樂亭擬峴臺道山亭信州興造桂州

新城後鮮過之矣若超然臺放鶴亭管營偃竹石鍾山奔放

四出其鋒不可當又關紐繩約之不能齊而歐曾王不逮也

唐子西云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書錦堂

文所

六一

六一

六一

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鄉下云此人情之四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此雖只是一句而體勢重甚下乃云達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此兩句載上句不起退之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翰躬親問而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文之法也

金石菴揮麈錄云詩文有太工而無味者有平易而味長者工而有味非韓柳歐蘇諸大乎不能

捫蝨新話云韓文重於今世蓋自歐公始倡之公集中擬韓作多矣公發祭吳長史文似祭薛中丞文書梅俞詩藁似送孟東野序弔石曼卿文似祭田橫文蓋其步驟馳騁亦無不似孫樵嘗言自得為文真訣於米無擇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持正得之於韓吏部據其所言似有求處然樵之文章強

僻澁氣象絕不類於韓作而過自稱詩媠毋捧心信有之矣又云以文體為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為四六自歐公始

朱文公云韓十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又云歐文敷腴溫潤曾文峻潔坡文雄健

精義云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

后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歐公醉翁亭記亦用賦語

緯文瑣語云毛穎傳全篇作太史公語置之史記中略不用辯天對與天閣文章如出一手代侯公說項羽辭擬孫權答

曹操書直可參之秦漢吳魏問語此數君子於文章材力本過絕人學又盡工夫故能變態如此至于不測

朱文公云作文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纖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實而

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
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片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全不
起發人意思

又云歐公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

鳴道集云歐公之文粹如金玉東坡之文浩如河漢

脩辭鑑衡云麗澤文說言結文字須要精神不要閑言語愚
按韓文公獲麟解結云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
之出下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哉送文暢序結云是
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書歐公縱因論結
云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
以干譽皆此法也過秦論守戒亦同

金石例云前輩作文各有入門處退之本孟子永叔亦祖孟
子故其講論純正少疵子厚明允皆自言其所得處明允多

自單國策中來視子厚為不純子瞻亦自祖其家學氣焰赫
奕人多慕之然少純正要之自六經來則源深而流長人但
見其正大溫粹不知其所養者有本也此最當謹所習之始
者不謹則末流可

黃氏日抄云韓文公與馮宿論文謂稱意者人以為戒下筆
令人慙則人以為好古文真何用於今以俟知者知耳公始
矯其說以振起一世之庸庸者乎欲歷數百年至本朝歐陽
公方能得公之文於殘棄而發揚之否者終於湮沒自歐陽
公以來雖曰家藏而人誦之殆不過野人議壁附和稱好及
自執筆為文鮮有不與之背真知公之文者又幾何人哉愚
嘗嘆息而為自傲曰人誰不讀韓歐之文至執筆則往往而
非其體人誰不講孔孟之學至遇事則往往而違其訓人莫
不飲食鮮能知其味而深求之此真無益哉

疊山云韓文公爭臣論末句結得妙絕蘇東坡作范增論攻
得它無逃避處結句以云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
亡增亦人傑也哉正是學此
又云韓文公蘇文忠之文皆自莊子覺悟

文斷終



